

动词前数量短语的状语性特征

雷 桂林

要旨

本論文は中国語における数量表現の連用修飾語機能について考察した。先行研究では動詞前、特に文頭に現れる数量表現を主語として捉えるものが多いが、本論文はその不備を指摘し、連用修飾語と看做したほうがより合理的だと主張した。本論文は中国語教育の立場から議論に入り、日本語や朝鮮語における数量表現の文法的役割と比較しながら議論を進めてゆき、形式・意味の面からさまざまなテストを行い、また平行する他構文に対する分析も援用して仮説の妥当性を検証した。

キーワード：数量短语，定指，谓内成分，状语性

1. 引论

在汉语中，数量短语多出现在动词后，在动词前（尤其是句首）出现时该句通常为有标记句式。例如（1a）中的“一位客人”移到动词“来”之前，改为（1b）的形式后，句子的可接受程度明显下降。此时动词“来”之后，需要像（1c）那样，附加补语“到接待室”的形式。同样，（2a）中的一滴眼泪移到动词“掉”之前，需要附加补语“下来”等形式。

（1）a. 来了一位客人。 b. ??一位客人来了。 c. 一位客人来到接待室。

（2）a. 掉了一滴眼泪。 b. ??一滴眼泪掉了。 c. 一滴眼泪掉了下来。

在这些有标记句式中，动词后除可以附加上述补语成分之外，还可以附加数量短语的形式。例如（3）、（4）中动词“吃”、“骑”之后也出现数量成分“两斤（面）”、“一辆（车）”，（3）、（4）分别表达“人”和“面”、“人”和“车”在数量上的匹配关系，这种句子即所谓的“分配句”（沈家煊 1999）或“数量对应句”（殷志平 2002）。

（3）三个人吃两斤面。→ 两斤面吃三个人。

（4）两个人骑一辆车。→ 一辆车骑两个人。

分配句着重表达两事物在数量上的对应和配置关系，因此如上所示，动词前后的两事物在句中的位置通常可互换。这类句式在探讨语序和话题、主语、宾语的问题上经常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下列（5）到（12）皆出自时贤的研究。

- (5) 十个人吃两磅肉。/ 两磅肉吃十个人。 (赵元任 1978)
- (6) 四个人坐一条板凳。/ 一条板凳坐四个人。 (同上)
- (7) 十个人吃一锅饭。/ 一锅饭吃十个人。 (沈家煊 1999)
- (8) 四个人住一间房。/ 一间房住四个人。 (同上)
- (9) 一张纸包三本书。/ 三本书包一张纸。 (殷志平 2002)
- (10) 三个大饼夹两根油条。/ 两根油条夹三个大饼。 (同上)
- (11) 一张床够睡三个童子军。/ 一张床够三个童子军睡。(李艳惠、陆丙甫 2002)
- (12) 三个童子军睡一张床。/ 一张床睡三个童子军。 (同上)

在这些分配句中，动词前的数量短语都是名词性成分同时又都位于句首，因此我们无疑会想到它们极有可能在句中做话题或主语。话题和主语的确定问题在语言学研究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争论不休的多是些边缘性句式，具体到典型分配句，我们可以通过话题不能进入从句¹⁾(石毓智 2000)、话题通常可冠以“说到、至于、关于”标记(湯廷池 1979b)等形式标准来排除它们做话题的可能性。试比较：

(13)

主语	话题
<u>小王</u> 吃了两斤面。	三个人吃两斤面。 <u>面</u> 小王吃了两斤。
<u>小王</u> 吃了两斤面的时候	三个人吃两斤面的时候 ?? <u>面</u> 小王吃了两斤的时候
?? <u>说到小王</u> 吃了两斤面。	??说到三个人吃两斤面。 <u>说到面</u> 小王吃了两斤。

就典型分配句“三个人吃两斤面。”而言，它可以像主语句“小王吃了两斤面”那样，进入从句“…的时候”，而不像话题句“面小王吃了两斤”那样，不能在句首添加“说到”、“至于”、“关于”等话题标记形式。可见，动词前的这种数量短语，它们不像话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语的特征。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也是将这类数量短语处理成主语。例如李艳惠、陆丙甫 2002，就认为它们是一种数目短语(Number Phrase)，在句中做主语。这一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承认(徐烈炯 1999、殷志平 2002、Yang 2003 等)。

但是，将动词前数量短语处理成主语的这种做法，仍然欠缺足够的说服力。本文将在分析这种主语说的不足的基础上，通过语料分析，对动词前数量短语的语法性质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方案——具有一定的状语性特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考察对象限于常规句，不涉及把字句为代表的 SOV 句式以及“一个人也/都没来”一类的强调句式。

2. 数量短语的主语说

探讨某种句子成分能否视为主语，关系到多年来争执不休的主语观问题。虽然主语如何确定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但在进入具体问题的分析之前，表明本文的主语立场是不可回避的。本章将扼要说明本文对待主语问题的观点，然后分析数量短语的主语说存在的

问题。

2. 1. 本文的主语立场

杨成凯 2000 详细总结分析了自马建忠 1898《文通》以来汉语语法学者对汉语主语的各种观点。概括来讲，无论采取两大派——意义派和形式派中的哪种观点，都只有立场之分，没有正误可言。虽然以位次为准的形式派的做法的确有以简驳繁的好处，但是如杨成凯 2000 所言，凡是句首成分不管与谓词有什么关系都定为主语，对于语言理解、语言习得来讲缺乏实用性，因此，本文从跨语言的理解，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出发，采取意义派的立场，赞同 Li & Thompson(1976)、吕叔湘 1979、徐烈炯、刘丹青 1998 等为代表的主张，认为对动词前的成分应予以鉴别，不能一概归为主语。

2. 2. 主语说的问题所在

持主语说的人主张汉语主语必须是定指形式，他们在主语问题上也持意义派的立场。但是数量短语解释成定指的做法与语言实际并不相符。

李艳惠、陆丙甫 2002 一文旨在澄清数量短语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定指形式，汉语主语又必须是定指的，而为什么分配句中数量短语能够做主语这一疑问。李、陆文认为可以把这类数量短语分析为一种数目短语 (Number Phrase)。数目短语主要表示数量而不像一般名词短语那样表示个体。把数目短语从名词短语中划分出来以后，就可以说：“当数量词组用作主语时，不必受主语有定的限制，因为只有名词性成分才有有定无定的区别” (徐烈炯 1999)。

但是，从逻辑上讲，既然认为主语必须为定指，数目短语又是主语，那么数目短语具有定指性特征才合情合理。关于数目短语与定指性关系，李、陆文作了如下陈述：

- (14) (前略) 数目短语不表示具体个体的存在，只表示量的概念。换言之，数目短语不能解读成“存在着 X 个个体，这些个体……”。数量性表达中的量同表示个体的名词短语并不对应。根据解读，也许可以把数量性短语分析成专门表示“量”的结构，相当于“……的量”，例如“五个人”就是“五个人”的量。既然表示“确定的量”，这个解释可以理解为定指性的 (后略)。(p330.)

概括来讲，李、陆文认为是“量”的确定性决定了数目短语的定指性特征。但是，这种分析欠缺合理性。

首先，从定义上来讲，按照李、陆文，数目短语不同于一般名词短语，它纯粹表示数量而不具有个体性，也不具有指称性。而“定指”是名词性成分在指称上的概念。没有指称性的数目短语无从谈及是否具有定指的特征。同样，根据 Lyons1977 和陈平 1987，定指性是指称性的次范畴，定指的一定是有指的 (referential)，数目短语既然被李、陆文定义为无指称性，也就无所谓定指还是不定指了²⁾。

其次，个体的定指性与量的“确定”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根据陈平 1987，所谓定

指，是指“发话人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如果预料发话人能够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某个特定的事物等同起来，能够把它与同一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实体区分开来，我们称该名词性成分为定指成分”。“需要强调的是，定指与不定指这对概念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发话人对于受话人是否有能力将名词性成分的实际所指事物从语境中同类事物中间辨别出来”。

但是，数目短语表示的量虽然是确定的，但数量本身并不足以区分限定事物。我们知道，“只有离散性的成员才能具有区别概念或对立概念，也能起到区分性限制的作用。与之相反，‘数量’不是由离散性成员构成的范畴。数量是一种均质的连续统”（木村 2003）。“汉语中有‘这是我的书，那是他的书’的说法，但却不存在‘这是三本书，那是五本书’的表述。由此可见，数量不是特定的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属性，所以不能成为对事物加以区分性限制的标准”（木村 2003）。

再者，数目短语这一概念的导入，在形式上缺乏明确的标准。下文（15）（16）皆出自李、陆文。

- (15) a. 张三打了他两个钟头。
b. 张三打了那个人两个钟头。
c. ? 张三打了几个人两个钟头
d. ? ? 张三打了两三个人三个钟头。
e. *张三打了三个人两个钟头。

(16) 三个人只交来一篇文章，太少了。

李、陆文指出（15）中不合格的句子 c、d、e 如果理解成数量表达，句中的数量短语理解成数目短语，就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文中并没有说明何时可理解为普通数量短语，何时可理解为数目短语。换句话说，数量短语何时能理解为数目短语，何时不能理解为数目短语，缺乏明确的形式依据。也正因为标准不明确，李、陆文将上文（16）中的“三个人”也视为了数目短语。而该句中的“三个人”与特定时间、情景相联系，具有个体性，显然与数目短语的定义不符。

由此可见，将数量短语解释成数目短语的做法，仍然存在着现实问题。如果将数目短语视为主语，只要无法将其解释为定指，就会违背主语在指称上定指的原则。

3. 数量短语的谓语句指向性

本章内容证明动词前数量短语尽管带有一定的主语色彩，但更倾向于做谓语内成分理解，它们具有较强的状语性特征。

3. 1. 跨语言材料的启示

近年来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富于形态变化的语言材料，往往会对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研究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思路。前两章内容提到，汉语动词前数量短语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主语的特征，但解释成主语却又有悖于主语定指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到或许数量短语在句中不是主语而是其他一种语法成分，而观察日语或其他格标记明显的相关语料特征，会使我们明确这一答案。

在日语中，数量短语在动词前出现时往往是一种状语性成分。

(17) 二人で一緒におふろに入り、音楽を聞きながらゆっくりビールを飲み交わす、
というのも「恋愛関係」続行に有効だという。(毎日新闻 1994 年 7 月 12 日)

(18) いつも三人で一回練習してから本番に。(毎日新闻 1995 年 5 月 5 日)

(17) 中的“二人”和(18)中的“三人”在句中都由状语格“デ”来标记。同样，下列分配句中动词前的数量短语都是“ニ”/“デ”格，而不是标记主语的“ガ”格。

(19) a. 做买卖得看本儿，吃饭还得看肚皮哩！乡下人一顿吃八个包子，你吃三个，
他也是一饱，你也是一饱。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老百姓办不到，其为夫
为父之道也是一样。你要是真有能耐，祖上趁（读衬），花天酒地，寻花问柳，
随你去！（王蒙《活动变人形》）

b. 商売は資本次第、食事はお腹次第、田舎の人は一食に包子八つ、貴方は三
つで事足りる。皇帝は三宮六院に七十二人もの側女がいるけど、民百姓には
できない相談、夫たる父たる道も分相応が身上でしょ。貴方にそれだけの甲
斐性があり、お金があるなら酒も女もお好きにどうぞ！（林芳『応報』白帝
社（译文））

(20) a. “胡说！”虽说辛小亮这两天真的茶饭不思，可他才不会嘴软呢，“我睡得
香着哪。一天吃一斤六两，活得舒坦着哪！”（陈建功《丹凤眼》）

b. 「でたらめだ！」この二、三日、辛小亮はほんとうに食べ物も飲み物も喉を
通らなかったが、彼がそんなことを言うわけがない。「ぐっすり眠れるし、一旦
に一斤半以上も飯を食って毎日快調だよ」（岸陽子『丹鳳眼』早稲田大学出
版社（译文））

(21) a. 一根圆木能换回几斗麦！已经有两根圆木从靠近对岸的地方飘走，几个壮汉
瞪眼看着，骂爹骂娘，像一群背运的强盗。（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b. 丸太なら一本で数斗の麦になる。すでに二本の丸太が対岸の岸近くから流
されてしまい、数人の屈強な男がそれを睨みつけて運の悪い強盗のように罵
りの言葉を吐いた。（山口守『遙かなる大地』宝島社（译文））

(19)、(20) 中的分配句，在日语中用“ニ”来标记动词前的数量短语；(21) 使用“デ”
加以标记。在表示量的分配这层含义上，(19) - (21) 的日语译文通常都不能改成表示主
语的“ガ”的形式。

(19) c.? 商売は資本次第、食事はお腹次第、田舎の人は一食が包子八つ、貴方は
三つで事足りる。

(20) c.*ぐっすり眠れるし、一旦が一斤半以上も飯を食って毎日快調だよ。

(21) c.? 丸太なら一本が数斗の麦になる。すでに二本の丸太が対岸の岸近くから流されてしまい、数人の屈強な男がそれを睨みつけて運の悪い強盗のように罵りの言葉を吐いた。

朝鲜语也同样，金岩 1996 指出，下文分配句 (22)、(23) 中的“一斤”和“一公顷”在朝鲜语中分别由“에”和“에서”标记，在句中“只能作状语，不能作主语”。

(22) a. 一斤五元钱。

b. [한근에] 오원이다. (金岩 1996: 33)

(23) a. 一公顷产五千公斤。

b. [한헥타르에서] 오천키로그램 난다. (同上)

通过对日语和朝鲜语数量成分状语性特征的观察，我们可以预见，汉语分配句中动词前的数量短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语色彩，但也极有可能具有状语性特征而在句中修饰和限定谓语动词。我们借助于来自跨语言材料的这种启发，来探讨和分析数量短语理解为状语的可行性。

3. 2. 数量短语的状语性功能

在进入分配句分析之前，本节首先说明作为体词性成分，数量短语做谓语中的状语理解也是具有可行性的。

朱德熙 1985 指出，体词性成分，如一部分时间词、场所词具有状语性功能 (p34, 35)。数词和动量词组成的数量短语，也具有状语性功能。(24) 即为一例。

(24) 这种药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片。

刘宁生 1986 论述了代词“自己”在句中动词前充任状语的情况。下列 (25) - (27) 中的“自己”都表示方式，在句中做状语。

(25) 他这次自己去。

(26) 他能自己去。

(27) 他在家自己玩。

佐藤 2002 则进一步指出，比数量短语“一次”以及代词“自己”实词性更强的名词短语“一个人”（数词+名量词+名词，本文统称“数量短语”），也具有状语性功能。文中观察到刘宁生 1986 所举的绝大多数做状语的“自己”都可以替换成“一个人”，例如 (25) - (27) 替换成 (25') - (27') 后，句义基本不发生变化。

(25') 他这次一个人去。

(26') 他能一个人去。

(27') 他在家一个人玩。

此外，佐藤 2002 还以现代小说中出现的含有“一个人”的例子为对象进行了详实缜密的考察，验证了数量短语可做状语理解的合理性。

可见，数量短语在句中充当状语成分，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本文将在下一节从句法、

语义上对分配句中数量短语做状语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证明和典型主语相比，数量短语更多地具有典型状语的特征。

3. 3. 从句法、语义上权衡数量短语的语法地位

3. 3. 1. 句中停顿位置、有关成分的插入位置

句中的停顿位置是检验句法成分的重要标志，刘宁生 1986、佐藤 2002 已经充分运用了这一点。通常来讲，主语后可成为停顿的位置（朱德熙 1985），(28a)“小王”后面可出现停顿，还可以像(28b)那样插入状语性成分“急匆匆地”，此时“小王”为主语，“急匆匆地”属后，是谓语的一部分。与此相反，状语后面通常不能出现停顿，不能像(28c)那样在状语“急匆匆地”和谓语中心词“走”之间插入停顿。

- (28) a. 小王 走了。
b. 小王 急匆匆地走了。
c. ? 小王急匆匆地 走了。

朱德熙 1985 曾探讨过主语后的停顿，认为主语后还可插入语气词、连词、反复疑问词，即使用下文(29)的三条标准来识别主语以区别于状语³⁾。

- (29) a. 主语后可以加上“啊、呢、吧、么”等语气词。
b. 主语能在其后插入“要是、如果、虽然、即使”等前置连词，使句子成为一个分句。
c. 主语能在其后加上“是不是”形成反复疑问句。

我们通过和“小王”作主语的“小王吃了两斤面”、副词“马上”作状语的“马上吃了两斤面”作以比较，来检验“三个人吃两斤面”中数量短语“三个人”的语法性质。

(30)

主语		状语
小王吃了两斤面。	三个人吃两斤面。	马上吃了两斤面。
小王么吃了两斤面。	? 三个人么吃两斤面。	? 马上么吃了两斤面。
小王不但吃了两斤面，	? 三个人不但吃两斤面，	? 马上不但吃了两斤面，
? 不但小王吃了两斤面，	不但三个人吃两斤面，	不但马上吃了两斤面，
小王是不是吃了两斤面?	? 三个人是不是吃两斤面?	? 马上是不是吃了两斤面?

由(30)可知，在典型分配句中，动词前的数量短语通常不能后续语气词、前置连词和“是不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状语的特征。

除朱德熙 1985 提到的上述三种插入性成分以外，副词性成分（副词、能愿动词等）的插入位置也能反映相关成分的语法性质。

- (31) 我们中文系学生，一般七人住一房间。和留学生同住，四人一房间。除了我、小莫、申·沃克而外，还有一位黑人留学生。（梁晓声《我的大学》）

(32) 他更瘦了些, 可是身量又高出半寸来, 他的脸晒得乌黑, 可是腮上有棱有角的显出结实硬棒。没法子和乡下青年打篮球, 他学会和他们摔跤, 举石墩。摸着自己的筋肉, 他觉得他能一枪把儿打碎两个敌人的头颅。(老舍《四世同堂》)

(31) 的“一般”和(32)的“能”, 都出现在数量短语之前, 这说明, “七人”和“一枪把儿”在句中属谓语部分, 处于状语的位置。关于“能”, 刘宁生 1986 指出, 它“只用在谓词性结构之前充当修饰语”。因此我们可以说“能”后面的数量短语只能理解为谓语的一部分, 在“他能一枪把儿打碎两个敌人的头颅”这一小句中充当状语。

当然, 有些分配句在数量短语之后也可以附加副词性成分。

(33) 一人只吃一个包子。

(34) 三个人可以吃两斤面。

(33) 中的“只”、(34) 中的“可以”都出现在数量短语之后。这表明, 数量短语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主语的特征。但是, 这种情况在实际语料中并不多见, 而且, 就典型分配句尤其是高度语法化后的、可省略动词的紧缩性分配句而言, 副词性成分的出现位置往往是在数量短语前。例如:

(35) a. 这些烂梨两块五一斤。

b. 这些烂梨居然两块五一斤。

c. ?? 这些烂梨两块五居然一斤。

(36) a.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 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

(路遥《平凡的世界》)

b. ?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个组一般四五户人家。……

在(35)中, “居然”的位置不能位于“两块五”之后, (36) 出自实际语料, “一般”挪到“一个组”之后句子的可接受性要下降。可见, 越是典型的分配句, 数量短语在动词前做状语的情况就越明显。

本节在形式上, 通过句中停顿以及语气词、连词、反复疑问词、副词性成分的插入位置, 来检测了数量短语的语法性质。各类成分的插入情况见下表(○表示可插入、×表示不可插入、△表示部分可插入)。

表 各种成分的插入位置及能否插入的情况

位置 \ 成分	语气词	连词	是不是	副词性成分
典型主语后	○	○	○	○
分配句动词前数量短语后	×	×	×	△
典型状语后	×	×	×	×

上表格清晰表明, 数量短语虽不能排除含有一定的主语特征, 但类似于典型状语的特

征更多更为明显⁴⁾。

3. 3. 2. 数量短语的语义指向

本节从语义指向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数量短语倾向于做谓语内成分理解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典型的主语是句首被谓语陈述的对象（张树铮 1996），典型的状语是修饰和限定行为动作的。就典型主语句“小王吃两斤面。”而言，我们可以像（37）那样询问：

（37）谁吃两斤面？--- 小王吃两斤面。

而就分配句“三个人吃两斤面。”而言，我们很难像（37）那样进行询问。分配句不能用于（38）这种形式的答问。

（38）谁吃两斤面？--- ？三个人吃两斤面。

同样，就“蘸着酱油”做状语的句子“蘸着酱油吃。”而言，我们可以像（39）那样进行询问。

（39）怎么个吃法？--- 蘸着酱油吃。

对于分配句“三个人吃两斤面”而言，我们同样也可以采取询问方式的问法。（40）的答问形式是成立的。

（40）怎么个吃法？--- 三个人吃两斤（面）。

可见，分配句中的“三个人”用于修饰和限定其后的动词“吃”，在语义上指向动词部分，而不是被陈述的对象。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数量短语通常不能用于反身代词、代词的回指这一特征加以强化。

湯廷池 1979a、柴谷 1985 等指出，就句法功能而言，典型主语（施事，详见陈平 1994）可以把句中指称相同的名词改为反身代词或代词。试比较：

（41）a. 小王吃了两斤面。

b. 小王自己吃了两斤面。

（42）a. 三个人吃两斤面。

b. ??三个人自己吃两斤面。

（41a）是典型主语句，“小王”之后可附加反身代词“自己”，以（41b）的形式回指“小王”。而分配句（42a）不能在“三个人”后面附加“自己”，（42b）是不自然的。

（43）a. 小王夫妇赡养四个老人。

b. 小王夫妇赡养他们的四个老人。

（44）a. 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

b. ?一对夫妻赡养他们的四个老人。

同样，典型主语句（43a）中的“小王”可以用代词“他们”来回指，而分配句（44a）附加“他们”改为（44b）后，句子的可接受程度下降。

可见，分配句中，动词前的这些数量短语不同于典型主语句，它们都不宜使用反身代词或代词进行回指。这表明数量短语在分配句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语。

那么，数量短语在语义上指向谓语动词，而不是被陈述的对象不是主语，真正意义上的主语又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数量短语前通常可以补出逻辑上的主语。

在这一点上，周遍性成分句式给了我们同样一个启示。

陆丙甫 2003 在论证周遍性成分具有状语性特征时，指出几乎所有的周遍性句子，都允许在句首添加上一个主语成分。例如 (45) 中，周遍性成分“谁”、“个个”、“一个人”、“连……都”的前面可以补出逻辑上的主语“他们”。这表明，周遍性成分在逻辑上不是主语，而是属于谓语的一部分。

(45) 他们 谁/个个/一个人/连张三 都不知道这件事。(p.89)

杉村 2003 也举下列 (46)、(47)，说明“谁”、“什么”在句中作谓语内成分理解较合理。

(46) 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默默地吃饭。(p.58)

(47) 我除了不敢走夜路，别的什么也不怕。(同上)

动词前数量短语和周遍性成分在语法性质上具有平行性。如下所示，分配句在句首通常也可以补出逻辑上的主语。

(48) a. 我们 三个人吃两斤面。

b. 这顿饭 两斤面吃三个人。

(49) a. 这群孩子 两个人骑一辆车。

b. 这些自行车 一辆(车)骑两个人。

(48a) 的真正主语不是“三个人”，而是语境中的类似于“我们”的成分；(48b) 的真正主语不是“两斤面”而是语境中隐含的“这顿饭”一类的成分。(49) 也同样，句中的真正主语分别是“这群孩子”、“这些自行车”等语境中隐含的成分。

再看实际语料，分配句一般都能在句中找到逻辑上的主语。

(50) 这天，江风从地区开会回来，吃饭时组三个组员布置：一人写一篇“欢呼镇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说要贴在公路边的黑板报上。(路遥《夏》)

(51) 他们几个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山坡上的主家，一人吃了两碗没菜的干米饭。吃完饭后，另外的三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敞口子窑里住下了。(路遥《平凡的世界》)

(52) 他们默默无语地相跟成一串来到食堂。一人发一只大老碗。一碗烩菜，三个馒头。(同上)

(53) 我带领十四个人进了那屋，俩人收拾一个：一个用麻袋套脑袋，捎带着用麻袋上剩余的部分堵嘴；一个就用那锹把狠揍二十下……整个过程都以我事先约定好的手势来进行，我让停止一定要停止……(刘心武《栖凤楼》)

上述 (50) - (53) 中，双下划线所示的部分，都含有该句逻辑上的主语。可见，典型分配句数量短语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主语，它或者出现或者隐含于语境中。

本章从句法、语义上权衡了数量短语做主语和状语的可能性。从句法上来讲，数量短

语仍具有一定的主语性特征，但状语性特征要比主语性特征更多更明显。从语义上讲，数量短语不能成为被陈述被回指的对象，它指向其后的谓语动词，倾向于修饰和限定谓语中心词部分。因此，我们将数量短语视为状语要比视为主语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4. 结语

本文以分配句为中心，在指出时贤研究缺陷的同时，观察分析了动词前数量短语的语法性质。针对以李艳惠、陆丙甫 2002 为代表的的主语的观点，本文提出了数量短语做状语的看法，通过在形式、语义上的观察分析，论证了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将动词前数量短语处理成状语，要比处理成主语，对于跨语言的理解，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更具有实际意义。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通过语法化的视角对数量短语语法性质加以深入分析。在一些边缘句式中，动词前的数量短语仍然保留着一定的主语性特征。至于它们如何从非典型主语向典型状语演变，这一问题将留作今后的课题。

註

- 1) 石毓智 2000 指出，“从句是句子的构成成分，它不受语境因素的制约，所以凡是能够进入从句的格式代表的都是汉语的基本结构 (default structure)”。“话题是篇章话语里的概念，只适用于独立应用的句子层面上，但是不能进入句子内部的成分——从句的层面上”。虽然进入从句的句子成分未必一定是主语，但是能够进入从句的通常不是话题。能否进入从句这一标准对于鉴别是否是话题是行之有效的。
- 2) 关于指称的分类问题，也有不同于 Lyons1977 的，例如 Stockwell et al 1973 (引自何元建 2000)、张伯江 1977 等，但无论如何，定指的总是具有指称性的事物，无指称的数目短语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 3) 这三个标准在原文中用于区分主谓结构和偏正结构。所指内容与区分主语和状语一致。
- 4) 同样是数量短语，在句中既可以以论元的形式出现，如 (3)、(4) 中的“三个人”、“两个人”为施事，也可以以非论元的形式出现，如 (19)、(20) 中的“一顿”、“一天”。和论元形式相比，做非论元的数量短语其状语性特征更为明显。

例句出处

本文中文例句主要引自以下作家作品。

老舍 《四世同堂》第 82 回，收于《老舍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刘心武 《栖风楼》，收于《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路遥 《平凡的世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1

《夏》，收于《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王蒙 《活动变人形》第 14 章，收于《王蒙文集》，华艺出版社 1993

参考文献

-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 2 期。
- 陈平 1994. 「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第 3 期。
- 丁力 1999. 「从问句系统看“是不是”问句」。《中国语文》第 6 期。
- 范继淹 1985. 「无定 NP 主语句」。《中国语文》第 5 期。
- 范开泰 1992. 「与汉语名词项的有定性有关的几个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六)》。语文出版社。
- 高顺全 1994. 「从单项 NP 句看句子的主语和主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4 No.4。
- 顾阳 1999. 「关于存现结构理论探讨」。《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何元建 2000. 「漢語中的零限定詞」。《语言研究》第 3 期。
- 胡裕树 1994. 「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5。
- 金岩 1996. 「朝鲜语和汉语主语的对比」。《汉语学习》第 6 期。
- 陆俭明、沈阳 2003.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木村英樹 2003. 「“的”字句的句式语义及“的”字的功能扩展」。《中国语文》第 4 期。
- Li, Charles N. & Thompson, Sandra 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Subject and topic*, ed. by Charles N. Li, 457-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李艳惠、陆丙甫 2002. 「数目短语」。《中国语文》第 4 期。
- 刘丹青 2002.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中国语文》第 5 期。
- 刘宁生 1986. 「“自己”的性质及其相关结构」。《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英哲 2001. 《汉语历时共时语法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陆丙甫 2003. 「试论“周遍性”成分的状态性」。《话题与焦点新论》，徐烈炯、刘丹青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陆丙甫、徐阳春 2003. 「汉语疑问词前移的语用限制——从“疑问焦点谈起」。《语言科学》第 2 卷第 6 期。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尾上圭介 1985. 「主語・主格・主題」。『日本語学』Vol.4。
- 佐藤富士雄 2000. 「主語，主題研究と中国語教育」。『中央大学論集』21。
- 佐藤富士雄 2002. 「名詞句“一个人”の連用修飾語用法」。『中央大学論集』23。
- 柴谷方良 1985. 「主語プロトタイプ論」。『日本語学』Vol.4。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石毓智 2000. 「汉语的主语与话题之辨」。《语言研究》第 2 期。
- 杉村博文 2003. 「扱一対応と周遍対応および偏向指示」。『中国語学』250。
- 湯廷池 1979a. 「主語的句法與語意功能」。《國語語法研究論集》臺灣學生書局。原刊載於《語文週刊》(1978)，1519 期。

- 湯廷池 1979b. 「主語與主題的畫分」。《國語語法研究論集》臺灣學生書局。
原刊載於《語文週刊》(1978), 1523 期。
- 徐 杰 2003. 「主語成分、話題特征及相應語言類型」。《語言科學》第 2 卷第 1 期。
- 徐烈炯 1999. 「名詞性成分的指稱用法」。《共性與個性——漢語語言學中的爭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徐烈炯、劉丹青 1998. 《話題的功能與結構》。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烈炯 2002. 「漢語是話語概念結構化語言嗎?」。《中國語文》第 5 期。
- 楊成凱 2000. 「漢語句子的主語和話題」。《現代中國語研究》第 1 期。朋友書店。
- 楊凱榮 2003. 「關於三種不同類型的周遍性意義句式」。《現代中國語研究》第 5 期。朋友書店。
- Yang Suying 2003.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NP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 殷志平 2000. 「動量詞前置特點略論」。《語法研究和探索(九)》，商務印書館。
- 殷志平 2002. 「關於數量對應句」。《語言研究》第 3 期。
- 袁毓林 2003. 「漢語話題的語法地位和語法化程度」。《話題語焦點新論》，徐烈炯、劉丹青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原載《語言學論叢》第 25 輯，商務印書館。
- 張伯江 1997. 「漢語名詞怎樣表現無指成分」。《慶祝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建所 45 周年學術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 張樹錚 1996. 「關於主語及話題」。《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
- 趙元任 1978. 《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 1985. 《語法答問》，商務印書館。

附記

本文在日本中國語學會關東支部例會(2004年3月20日、東京大學駒場)口頭發言的基礎上修改而成，佐藤富士雄先生等與會代表為本文提供了寶貴意見。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楊凱榮導師及其他大學院老師的耐心指導，在此一併致謝。